

抒怀



好酒

□ 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 袁道一

挑上去中途还要靠墙扶着歇息歇息。”舅舅半是不解半是忧伤地对我说。

以力气大著称的舅舅，为人热情仗义，从不吝惜力气，遇到村里谁家有大力气活，只要吱一声，他就会放下手上的活计，风风火火地赶去帮忙。每次干完力气活，主人家自然少不了好酒好菜招待。舅舅出力来者不拒，舅舅喝酒也来者不拒。刚从东家出来，赶到西家，又是一番开喝。那些年里，舅舅身上一天到晚喷着酒气，一天到晚干活不停。

我能感受到一个浑身是力的汉子突然匮乏下来的悲伤和无奈，他甚至对我摆在桌上的好酒都失去了兴趣。我安慰舅舅，他才勉强喝了一些，但很明显他没喝出酒的芬香，倒是品出了几分苦涩。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我带着舅舅去做检查。检查中，医生神色凝重，也了我一眼。我只得叫舅舅先回家，他有些不愿意，想看看检查结果，但看我坚定得不容商量，他也就没有多说什么。拿到检验结果，我蹲在窗口下的墙边无声痛哭。良久，我才勉力站起身来，抹掉泪水。

回到家里，我若无其事地和舅舅打招呼，将买来的药装进他的旅行包里。舅舅有些纳闷地问：“不要住院吗？”“不用住院，回去多多休息！”我转过身回答，泪水已经滴落在胸襟了。

母亲做了一桌子好菜，我主动陪舅舅喝酒，干了一杯又一杯，我居然没有醉。席间，舅舅把他那些大力士的故事又说了一遍。饭后，舅舅坐在餐桌前的窗子边，眺望着远处的天空。很久，他没有说一句话。他应该感知到了什么。

那是舅舅最后一次喝酒。回到乡里，舅舅戒了酒，不再干农活。我打电话回去问他，他说越来越没有力气，走路都轻飘飘的。我安慰他恢复有个过程，不要着急。

舅舅在电话那边嗯了一声，接下来沉默。我知道，他应该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处境。

2014年清明前一周，我回乡下挂青，顺道去看望舅舅。舅舅看到我进屋，要我上桌吃饭。我望着瘦骨嶙峋的舅舅，悲从中来，我苦苦抑制，挤出笑容回答舅舅：“吃过了，来看看您。”舅舅没接话，沉默地低下头去，很快又抬起头来，平静地说：“没办法，得这个病，再多钱也治不好。”舅舅要我再吃点，我说吃不下。“现在生活好了，过去没得吃，如今吃穿不愁！”舅舅在自顾自地说话。

生活好了，可舅舅已经没有更多的时光享受。我起身离去，我预感这是最后一次见舅舅。果然，清明假期，舅舅不仅被抽走了所有的气力，也被抽走了所有的时光。我一程一程送他居住到另外一座村庄，在他的身边是疼爱他一生的外婆。母子俩相依，另一条路上不会孤单。

下得山来，我不时回望，不禁痴想：在那个每个人必然到达的世界里，舅舅还是那个力气蓬勃如春草漫漫的大力士吧！

畅情



一把菜，一剪春

□ 宫佳

路过菜市，在拐弯的一角，总会遇到一个爱穿旧绿军装的老大爷。

他一见我看他，就会喊着，别看我就是一个卖菜的，我的菜都不打农药，不施化肥。我家里养了二十头牛，牛粪都用不完，哪还舍得花钱买化肥。他嘿嘿一笑，满脸的萝卜丝褶子。

卖菜的，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称呼，可从他嘴里说出来，竟有一股春的暖意。

仿佛为了证实他的话，他立马递过来一把油菜，叶片上有几个虫眼，镂空，真实地证明了“卖菜的”的清白。每当这时，我总是放心地买两把菜。

他的菜的确是有味道。芸豆在开水里打个滚儿，再回锅一炒，熟得快，咬一口，有一股小时候家常菜的味道，不像大棚里的菜，炒半天还不熟，就冲这一点，我常光顾他的摊位。

有一回，我进大山游玩，在半山坡，看到老大爷正弓着腰，用力拉三轮车，三轮车吱吱扭扭地，半天才动一下，我悄悄地在后面推了一把，三轮车麻溜地上坡了。

在交谈中，我知道老大爷家里拆迁了，可是他闲不住，便在附近开荒，种点蔬菜。

我想象着，老大爷在一片荒地举起锄头，一下一下地刨下去，凹凸不平的荒地就有了菜地的俊模样。

老人见天守护着他的菜地，那是他的天下。

我仿佛看到一把把蔬菜在老大爷的侍弄下，堆上三轮车，菠菜紫红着细长的根，腰上拦着几道红绳子，从菜地里走出，进入菜市，卖相也好看。韭菜叶子对叶子，紫根对紫根，齐齐整整的一排。茄子包裹着紫衣裳，透着亮，堆成一个紫色的世界。

一把菜，看着不起眼，却关乎菜篮子的质量。

有一年，我回乡下过节，晚上要包饺子，邻居特意送来一把春韭，她说，这是菜地里的头刀韭菜，鲜亮，饺子馅里放几把，能提鲜。我洗了洗柔柔嫩嫩的韭菜，忍不住就挑出几根，吃在嘴里，有一点辣，却熨帖着味蕾，吃了一把，还想吃，忍住，饺子在等待韭菜入味。

每一把菜的背后都有一段小故事，关乎生长，关乎情意。每一把菜看似普通，可普通里润泽着饱满的春意。

印象



汤青 / 摄

蝶恋花

感动

喜欢这绿色的墙。这一刻，仿佛无关时间，也无关失落。

那么浓酽的绿，占满了整个墙壁，应该感谢爬山虎的辛勤攀援，才让我们的视野有可能接受这善意的侵略。

这一片绿绿得纯然，绿得富有深度，仿佛是谁泼洒的颜料，又仿佛是那散佚的翡翠，又仿佛是那深潭的碧绿。只是这些比喻都是蹩脚的，只能予以色彩上的譬喻，而不能描摹神态。满墙的绿不是平面的，而是有层次的，有动感的。每一片叶子互相偎依着，伸展着，或垂下，或举手，俯仰生姿，生机无限。

走近，细致观察，爬山虎的叶子叶脉清晰，绿色均匀。藤蔓的扩张，一点点悄然进行，肆意而舒缓。那么光滑的墙壁，光秃秃的，没有任何水分和营养，只有伸出利爪，牢牢抓住墙壁，向上，向上，不断攀援，一寸山河一寸血，整个奋斗历程，是没有人注意的。

克服困难，勇往直前，是爬山虎的精神内质。它那么顽固，藤条不断分支，不断细化，直至覆盖整个墙壁，还不停留，还要继续攀爬。其实，爬山虎是在向两个方面生长——向下和向上。向下是捂住内部的疼，向土地深处进发，为前进的藤条、枝叶汲取生命的营养。向上是为了实现梦想，展示风姿和呈现生命的态度。这两者是彼此配合和协调的。只是爬山虎不动声色，背负理想，砥砺前行。

伫立良久，忍不住牵一枝垂下的藤条细嗅，那缕自叶间散发出的淡淡的幽香，沁人心脾。

观赏之余，想想还是要感谢种植这爬山虎的人吧。如果不是喜欢，如果不是睿智，怎么会种植这爬山虎？环顾，周围鲜有被种植的爬山虎，多的是桃李与樱花。

主人怕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，懂得生命的本质，是一个将精神内部与外部追求协调统一的人。果然如此，朋友告诉我，种植爬山虎的人是一个身残志坚的残疾人。

于是，钦佩之心油然而生。物我合一的生命境界，是无人可以企及的。不在其中，不能感知，生命哪怕卑微如尘埃，也要努力绽放。

回眸，有风吹拂，瞬间，爬山虎在欢快舞蹈。而我仿佛看到了生命的底色。

□ 张家界市永定区官坪中学

杨冬胜

碧绿的墙

意境

爱到岁月苍老

□ 长沙县作家协会会员 刘利元

开朗乐观的母亲早几年还那么神采奕奕，可如今发白了、眼花了、牙掉了、肤皱了、肩斜了、腰弯了。她，成了一个憔悴沧桑的老妇人。

母亲怎会不老？光我们兄弟姐妹就够她牵挂了，六个孩子上学、结婚、生子，她有操不完的心。

尤其早两年，父亲患病，母亲却坚决不准我们请人伺候。83岁的母亲成了父亲的贴身陪护，日夜守候。父亲的任何要求，母亲都照章办事。有一天，父亲起来上厕所步子也挪不动了，母亲独自一人搀扶着，差点两个老人摔在了一起。这时候，母亲才意识到一个人撑不住了，便同意让子女晚上轮流陪护。

见母亲这般劳累，姐妹们都有些埋怨父亲。妹妹责怪母亲总是逆来顺受，把父亲娇惯得心里只装了自己。可母亲不这样想，她的话让我们省悟：“我14岁来到他身边，和他

相处了66年，我知道他并不是故意为难我，是因为病痛的折磨才这样的，你们不要怪他。我虽然老了，但只要有一天，我就会迁就他、照顾他。”

在母亲的精心照料下，父亲的身体日渐康复，他的心情也跟着好转。有一天，他对母亲说：“我这次的病太重了，能活到今天，是你照顾得周到，我要感谢你！”

父亲的病虽然好了些，但仍反复无常。

我们的母亲也终于爱到无力，她犹如一棵老了的树，在不知不觉中掉叶了，光秃秃了。

我不敢想，母亲如一棵光秃秃的树站在阳光里。但是，谁都会有人生的冬天！

即使到了人生的冬天，我们也要让母亲靠在我们的阳光里，因为孩子就是母亲的阳光！